

★ 热点关注·“退伍季”特别策划

重庆山火熄灭一周后,周俊龙已经脱下军装。时至今日,大多数仍不时向他的手机推送一些灭火视频。运气好的时候,周俊龙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身影。

山火爆发时,周俊龙是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的一名上等兵。他和战友们是早期进入火场的支援主力之一。

从8月17日晚接到命令,武警重庆总队先后派出3000多名官兵多路出击,昼夜驰援各个火场。队伍中,像周俊龙一样即将退伍的老兵还有600多名。他们全部奔赴灭火一线,无人退缩。

与灭火命令一同到来的,还有一则消息——服役期将满的士兵有特殊情况可以不参加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下士赵宇森立刻找到中队长裴俊宇和指导员彭珊珊——保证绝不后退。“如果不去,我会后悔一辈子。”他说。

上等兵阿西福加是一名大学生士兵,为了上救火前线,他专门写了请战书。阿西福加说:“即使延迟退役返回学校,也要坚决扑灭山火。山火不灭,我们不退!”

站好最后一班岗,成为这些即将退

伍的老兵共同的回答。

出发前,他们和大多数官兵一样,没有将这次任务告诉家人。直到他们扑灭山火返回营区,才第一次联络家人。周俊龙和母亲打了很久的电话,才让母亲相信,这次灭火很顺利,“几乎”没人受伤。

事实上,缙云山一战并没有周俊龙说的那般安全,危险一直在他们身边——

周俊龙曾见到一棵大树,被锯断的瞬间倒向几名即将退伍的老兵,“砸在距他们身边2厘米的位置”。

今年是下士郑敏哲服役的第5年。锯树时,他的油锯卡在树干中,链条直接崩断弄伤了他的手臂。

夜间火场警戒哨是上等兵张坤退伍前最后一次站哨。他发现复燃火情,立刻吹哨叫醒战友。当他们撤离时,火已经烧到十几米高……

面对随处可见的危险,恐惧并没有在官兵之间滋生。相反,对于这些年轻的武警官兵来说,更多的是无所畏惧。“顾不上紧张,我们就想立马去救火。”周俊龙说。

周俊龙记得,自8月21日登上缙云山后,他就开始锯树、抢挖隔离带。从天亮锯到黑夜,不知锯了多久,直到天边泛起晨光,他才停下来休息。周俊龙所处的位置很好,透过树叶的间隙刚好可以看到日出。几分钟后,太阳还没完全露头,他便躺在地上睡着了。再醒来时,太阳已经在头顶。

然而,大火并没有停止蔓延。22日晚,周俊龙看到,滔天的火火近乎平行般越过那条他们挖了一晚上的隔离带。

“火太大,似乎控制不住了。”周俊龙说。他和另一波战友不断轮换,保持24小时不停地战斗,抢铺水带、扑打火线、清除余火……

直到8月25日晚上,上级决定“以火灭

火”。在网上,这一晚被称为“决战之夜”。

黑夜来袭,大山的一侧被火焰点亮,官兵和志愿者们用微光点亮了山的另一侧。当消防队员在两道光中间点燃反攻的火焰时,缙云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川”字。

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很快传遍网络。由于那里本没有路,也没有灯,人们将这一壮观的画面称为“微光筑起的‘防火长城’”。“‘长城’之后,就是万家灯火,我们必须守住。”周俊龙说。

火被慢慢吞噬,黯淡下去。晚上11点,火被完全控制,缙云山上传出集体欢呼:“胜利了!”

3天后,缙云山下起小雨。官兵们挥舞着毛巾,连蹦带跳地欢呼起来。经

历这场山火,每个人似乎都变了——

上等兵汤忠庆说,这些天日夜兼程,走了很多路,有土路、山路、公路……它们就像军旅路上的不同风景,走完这些路,军旅生涯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下士李东是八中队的一名班长。在山上,他写了8天火场日记,记录了与山火战斗的经验。“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灭火任务,我要把自己学到的技能和经验传给下一任班长。”他说。

下士朱雨从赶赴一线扑火,到二线抢挖隔离带,再到三线值守火场,他终于明白“革命军人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”的道理。如今,脱下军装的他说道:“若有战,召必回。”

返营路上,上等兵张志鹏发现道路两侧挤满了欢送他们的重庆市民。人群中,不断传来同一句话:“你们是人民英雄!”

“英雄”二字,一下跳进张志鹏的脑海里。在张志鹏人生中的前20年里,这个词似乎只出现在影视剧里。即使参军入伍,他也没想过自己能“英雄”沾上边。此刻,自豪感涌上张志鹏的心头。

张志鹏和战友们从车厢里探出头,由衷地喊出那句话:“为人民服务!”他们挺起胸膛,向着人群敬礼。

★ 新闻样本

军营里的“最后一次”

■陈章 赵阳决 本报特约记者 马振 王钰凯

★ 特稿

时针指向晚上10点,熄灯号迟迟没有响起。

退役命令宣布前一夜,第76集团军某旅各连都在组织茶话会。上等兵年青穿过喧闹的人群,停在走廊军容镜前。她站直身体,整理着装,没放过任何一处褶皱。

这位20岁出头的小姑娘,想尽力做好每个动作。因为,这是她军旅生涯的“最后一次”。

在离开军营前的最后日子里,即将退伍的老兵们会经历很多军旅“最后一次”:最后一次叠被子、最后一次值班、最后一次考核、最后一次跳伞……

这些平日里以为常的事,被赋予了“最后一次”的标签后,显得格外珍贵。经历了这些“最后一次”,他们更加理解了军旅对自己的意义和价值。

关键词 热爱

“一直觉得这岗位太平凡,此刻竟然如此不舍”

深夜查哨,指导员魏鹏推开特战四连一小队的宿舍门,发现一个黑影趴在地上。走近一看,他发现是上等兵王高文在打背包。

“犯错被班长‘惩罚’了?”魏鹏打趣道。“明天按计划是战备拉动,我想再练习练习打背包。”王高文说,当兵即将满两年,这床被子也陪了他两年。明天的战备拉动,将是他的军旅生涯最后一次打背包。

送走指导员,王高文在地上继续练习。随着他每次抖动被子,那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渐渐涌上心头,思绪逐渐回到新兵连……

和每名新兵的经历并无太大差异,从社会步入军营所带来的迷茫和落差,是王高文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。“幸好有这床军被在。”王高文说,晚上蒙住头一个人小声啜泣时,是这床军被陪伴着他;紧急集合一遍又一遍打背包时,是这床军被陪伴着他;高原备勤时寒风刺骨的夜晚,是这床军被陪伴着他……从最开始的深绿到现在的微微泛白,这床军被陪着他从一名懵懂的地方青年,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士兵。

“把被子叠成豆腐块,不仅是整理内务的必要环节和基本要素,也是检验军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。”大概是被子叠不好常常被“关照”的缘故,新兵班长这句话告诫,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王高文的脑海里。新兵连结束后,他的被子一直是班里叠得最好的那一床。练习了两遍后,王高文觉得明天一定能打好,才摊开被子安心睡去。

再次醒来,已经是早晨5点,军被如同亲密的战友,将王高文紧紧“抱”着。他小心地撑起身子,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,展开背包绳开始打背包。

急促而猛烈的集合哨音和地平线上刚冒出的阳光撞在一起,宣告军营的一天正式开始。整齐规范的背包立在王高文的床头,像一名昂首挺胸的士兵。



上图:武警重庆总队即将退伍的下士邓鑫海在扑救山火。

徐乐摄



上图:第76集团军某旅即将退伍的老兵向军旗告别。

张石水摄

左图:第76集团军某旅即将退伍的老兵互相整理着装。

秦阳摄



这是他今天拿下的第一场胜利。

同一天,上等兵刘艺也迎来离开总机班的那一刻。从她进入总机班第一天起,她就期待离开这个岗位。刘艺原以为自己会很开心,可最后一次走进总机值班室,坐上接合的瞬间,她才发觉:“一直觉得这岗位太平凡,此刻竟然如此不舍”。

刚开始在总机班值班时,对于业务不熟悉的刘艺来说,每一天都很艰难。被班长批评、被上级通报,写检查成了家常便饭,心情常常低落。那段时间,电话铃声时常会在她的梦中急促地响起,把她从梦中惊醒。好在有同班兵的相互帮助和扶持,她们相互交流经验、相互抽背、彼此鼓舞。随着值班业务日益熟练,“来电恐惧”渐渐消退。

如今,秋风吹起,旅途的少年背上行囊,再次出发。过往的岁月,已然成了最美的风景。刘艺说,最后一次值班,倒希望时光慢一些,来电多一些,“就算是为战友最后再服务一次”。

关键词 成长

“就算倒,也要倒在前行的路上”

高原驻训归来,摆在下士王金飞面前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调整,也不是收

拾行囊,而是参加连队组织的10公里进阶跑考核。这让他的神经一下紧绷起来。

晋升下士考核3000米跑时,王金飞是冲进10分钟的选手。对他而言,跑步不只是一个训练科目,更是他的爱好。即使在工作最繁忙时,过了晚上10点,他也会忍不住出去跑几圈。用他的话说,就是对跑步“上瘾”。

这次考核,王金飞心里没底。去年,王金飞左脚意外受伤,军医告诫他,即使恢复好了,也要尽量避免跑步。从那以后,王金飞很少跑步了。

“一个不能跑步的士兵。”左脚受伤后,王金飞常常这样自嘲。他时常思考:不能跑步,意味着很多训练、考核都无法参加。如果战争来临,该怎么办?

在连队组织的10公里进阶跑考核前一天,指导员李中毅经常劝王金飞不要参加。这一次,王金飞拒绝了指导员的善意劝说。“就算倒,也要倒在前行的路上。”他说。

在王金飞的强烈要求下,连队破格允许他参加“最后一次考核”,并答应做到“一视同仁”。

“预备,跑!”口令下达,王金飞迈开步往前跑去。他不停地鼓励自己:“我能行!”跑到6公里左右时,王金飞隐约感到左脚的不适。疼痛让脑海中出现了“放弃”,他一边放慢速度,一边为自己不争气的左脚感到愤怒。

坚持到8公里,跑道上只剩下他一

个人,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

考完的战友开始为王金飞加油助威,他告诉自己:再坚持一下,再慢也不能放弃。

快到达终点时,王金飞看到战友们排成一列,喊着:“加油,你能行!”他咬着牙,拖着疼痛的左脚迈过终点。过线的瞬间,王金飞松了口气:他做到了!

考核成绩公布,王金飞没有合格,但他不感到惋惜。因为跑完全程,对他而言已经合格——他用自己最后的倔强为军旅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铃声响起前,很多即将退伍的老兵会再参观一次旅史馆。作为解说员,上等兵王青早早守候在旅史馆前厅。身旁,彭雪枫师长的雕像依旧在那儿,庄重、肃穆。等待时,思绪仿佛回到了第一次解说。

那时有王青的解说稚嫩、僵硬,机关干部告诉她“面带微笑,用真情打动参观者”。她开始有意练习,随着解说次数增多,她体会到,小小的解说员也是一团历史,便能点燃燎原之势。

每一次解说过程中,王青都仿佛看到彭雪枫师长率领部队征战娄山关、转战豫皖苏,不断扩大根据地;看到师长用文字宣扬抗日救国思想,将苦难群众从绝望的深渊拉入抗战洪流,迎来拂晓;看到师长组建骑兵纵队驰骋在北平平原奋勇杀敌;看到师长在微弱的烛光下给妻子写一封封家书……

不知何时,王青的眼眶已经湿润

了。“小青,参观的队伍来了。”机关干部提醒她。王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正帽檐,捋衣领,拉衣襟,抬头挺胸,面带微笑,准备迎接自己军旅最后一批参观者。马上,参观官兵将在她的带领下进入“雪枫旅”84年的光辉历史。

关键词 使命

“如果有一天战争来临,我一定义无反顾地回到军营”

当听到即将复训人员原则上不参加伞降实践的“通知”后,上等兵王青陷入了大半天。“仿佛心中燃烧已久的火焰瞬间被冷水浇灭了。”他说。

杨阔不甘心。熄灯后,他敲响了指导员赵世鹏的房门:“指导员,我知道伞训很苦,跳伞也有风险,但我还没脱下军装,就是一名军人。请允许我参加实跳,保证圆满完成。”

赵世鹏没有立即答应,但同意让杨阔参加伞降训练。“就算所有科目考核全部合格,也不一定百分百能实跳。”赵世鹏让杨阔回去“好好想想”。

努力很久还不一定能获得一次跳伞的机会,这样做值得吗?但此刻,杨阔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:即使不能参加

实跳,也要拼尽全力去努力,这样才会不留遗憾。

伞训场上的阳光尤其刺眼,时间仿佛被按下慢进键,格外漫长。“准备——跳!”随着教练员的口令,杨阔从近2米高的平台跳下,一次、两次……沙坑的土被踩得坚实坚硬,像极了士兵们的斗志——“累吗?累。热吗?热。脚疼吗?疼。还能跳吗?能!”

一路闯关,终于到了决定实跳名额的时刻。连长李伟问道:“做好跳伞准备没有?”杨阔大声回答:“随时能跳。”“好!”李伟鼓舞道。

背着伞包登上飞机的那一刻,杨阔没有任何紧张。他只觉得努力有了回报,梦想即将实现。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后,他靠着扎实的肌肉记忆,跳出机舱。

只是圆梦一跃,杨阔便已爱上翱翔天空的感觉。“在千米高空看过风景的人不会被地面的山峰困顿住脚步。”这个留着锅盖头、英气逼人的上等兵脸上挤出一丝羞涩。他坦言,在800米的高空俯瞰贺兰山时,这句话就印在了他的心里。

脱下军装的那一天,杨阔告诉自己,虽然退伍了,但要带着军旅的荣耀昂扬的走下去。“如果有一天战争来临,我一定义无反顾地回到军营。”他说。

同样的想法,出现在上等兵麦瓦拉尼·麦明的最后一次巡逻路上。那是雪域高原上的一条碎石路。路的尽头,就是巡逻哨终点,也是这位20岁出头的阿克苏少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——他要回去读书了。

2年时光匆匆而过,青春的卷轴上多了一抹迷彩的璀璨。第一次看到“雪枫旅”3个字时,麦瓦拉尼·麦明就开始算着时间,还有583天。似乎除了漫长还是漫长。但今晚,这最后一个小时的巡逻哨,时间像踩足了油门,丝毫不顾及他的感受,飞速地流逝。2年时间,他收获了太多学校未能给予的宝贵礼物。

第一次看到断崖上“大好河山、寸土不让”8个大字时,那种由心而生的挚爱更加清晰。麦瓦拉尼·麦明意识到,原来真的有一种信仰叫祖国,真的有一种情感叫生死相依。

第一次听到“卫国戍边英雄群体”故事时,麦瓦拉尼·麦明感受到一种浸入人心的感动——生活中你关心我,生死面前我一定护着你。就像前一天晚上班长对他说的话:“我关心你不是因为你即将退伍的老兵,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兵!”

脚下的路即将走完。是路就终有尽头,转过弯就是新的起点,但身后这长长的足迹,将伴他一生。

